

百岁美学家的人生百味

■ 盛徽（宣城）

一碟醋泡黄瓜，一碟洋葱炒豆腐干，一碟西红柿炒鸡蛋，一碟青椒烧鱼片，一碗白米稀饭。这是著名美学家郭因先生盛夏一天的中餐，也是我难忘的一个中餐。

—

在医院体检快结束时，我给郭老发了微信，说一会儿去看他。很快就收到他的回复：“好。你10点以后来，中午就在这里吃饭。”这几年，我每年都利用到合肥体检的机会去看他，他也每次都要留我吃中饭。但我似乎好些年没有跟他一道吃过饭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说来很惭愧，我有何德能，得到一位百岁美学家的抬爱、受到如此真情相邀？恭敬不如从命，此次，我应老人之邀，留下来跟他共进午餐。

到达时已经十点一刻。刚坐下来，郭老就跟我我说：我又多活了一岁，已经一百零一岁了。我要争取再多活几年，头脑清晰、能走能动地再活几年，多读点书多做点事。他的状态跟前两年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比2023年做康复理疗时还好一些。聊了会儿，他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做什么事？我说，在读蒙培元先生的《情感与理性》。蒙培元是冯友兰嫡传弟子，继承并发展了冯友兰“新理学”中情理统一的思想资源，后来创立了情感儒学。

郭老听我提到冯友兰，便同我聊起人生、聊起哲学。他说冯友兰先生对他影响很大，“贞元六书”，他年轻时就读过，特别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仇必和而解”，他至今还记得。

我们聊起前不久郭老女儿写的一篇短文：《三个人对我影响最大》。文中说，郭老给她微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冯友兰和朱光潜对我影响都相当大。“冯对我的最大影响是‘一生使命，赋旧邦以新命。一生希望，仇必和而解。’”“朱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对他一生所概括的三条：做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治学，以中国儒家思想之木接西方美学之花。终极追求，人生艺术化。”郭老对我说，其实影响更大的还是马克思。他的追求“三大和谐”、美化“两个世界”的绿色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便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

我佩服眼前这位百岁老人，有如此清晰的思维，有如此好的记性。郭老对经典著作、其他学者的重要观点，总是记得清楚，理解得透彻，运用得自如。他对我说，读书要先“博”后“约”，“约”了再“博”，这样博约结合，就能掌握要领。

二

又聊到徽学。他说徽学研究、徽文化研究，要放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不能就徽学研究徽学。徽文化研究，要加强合作、整合资源，要文人相“亲”，不要文人相“轻”。

说到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他说，重要的还是要突出“四书五经”这些源头性的经典。不能搞偏，如果放到“女德”“穿汉服”方面，那就本末倒置了。

后来，他又聊到他的“家传”。他说，他一辈子坚持做学问，他的女儿、女婿做学问，如今正在读研的外孙，也决意一辈子做教师、做学问。

他还说，他一辈子有过多次选择，有从政与做学问的选择，有到外地高校任教和留在合肥、在文化部门做研究的选择，现在看来，这些选择算是对了。如果不是这样的选择，就可能只有《艺廊絮絮》和《中国绘画美学史》，而不会有他的“绿色文化绿色美学”，不会有“三大和谐”的学术理论，不会有《郭因美学选集》和《郭因文存》。

其实，郭老一生面对的人生选择，又何止这些：年轻时，他选择参加皖南游击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选择讲真话上书高层；在被打成“右派”长达二十年的艰难生活中，他还面临过沉沦还是精进，甚至是生与死的选择。

令人感佩的是，郭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心怀忧患意识，坚守家国情怀、天下情怀。在每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都作出了正确选择。

三

说话间，护工老吴已把四碟菜端上餐桌。

郭老解释，他中午吃稀饭，晚上炒干饭，免得起夜，打扰护工。三个人，四碟菜，简单清爽。环顾四周书架上竖列横摆的各样图书，我想起郭老文章中的一句话：物质生活但求简朴，精神生活追求丰富。

即便是百岁寿星，郭老依然如此，很少讲什么养生，也从不用什么保健品，吃的是家常便饭。可是，郭老观念上一点不落伍。他不仅能熟练地发微信表情、发朋友圈，还能熟练地用AI查找资料，了解学术观点和学术动态。

精神上高配，物质上低配。这是一位百岁寿星的养生之道。

我想起了冯友兰的人生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想起了朱光潜的艺术化人生；也想起了我们常说的孔颜之乐。孔子说他自己“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说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赞叹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颜回乐的不是“贫”，而是“道”，“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道”，读书做学问求大道的“道”。郭老在他的人生中，不也是效法往圣先贤，追求和体验着孔颜之乐吗？如果不是这样，他当年何以能不屈地度过二十年没有工资的岁月，后来及如今又何以能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同时又坚守着简单素朴而从容快乐的生活？

孔子说：“知者乐，仁者寿。”“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久处乐。”郭老常说他吃过很多苦，也享过很多福。他的百岁人生历程，让我加深了对《论语》中上述内容的体悟。

一次简朴简短的中餐，对我而言，更是一次难忘的文化大餐。



丁家巷一角。（国画）夏晓明 作

摆摆龙门巷的“龙门阵”

■ 胡晓斌（合肥）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一场规模宏大的婚礼让合肥龙门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郎张翼胤，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长房长孙。新娘陆英，来自扬州以经营盐业致富、在当地颇具声望的陆氏家族。陆家租赁了十艘船只，经由水路抵达合肥，送亲队伍进入城区后，从四牌楼延伸至龙门巷，整整十条街道都被陆府的嫁妆队伍占据。

这条以前似乎不被人们注意的小巷——龙门巷，随着张家后人的足迹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龙门巷里还有另一处较有名的许氏宗祠。在许氏宗谱里，许氏宗祠的位置清楚地标记着“龙门巷”——这表明龙门巷至少在乾隆时期就已经存在，距今已超过200年。

龙门巷在张家后人的记忆里是那样深刻，张家十姐弟在回忆文章里总是说自己老家是合肥龙门巷。这里更是“四姊妹”中的张充和度过童年和少女时光的地方。张充和曾写过：“经过长巷到书房去，院子里的两棵梧桐树，正在结梧桐子呢。一个月形门的花台，我只要一下了课，便上去攀着天竹、碧桃、绿梅树玩。书房里的墙壁上，不知是谁画了许多猫、狗、老鼠。我写的许多字都凌乱一地。一个钟也停住了……”

小弟张宗和在充和留下的一张有些模糊的照片旁写着：合肥龙门巷口张宅。照片上张充和戴着时髦的宽檐帽，坐在巷子口假山旁，留下了一个美丽的侧影。苏州的姐弟们写给老家的信上，地址也都冠以“合肥龙门巷”。

然而，现在合肥的道路中，却已难觅龙门巷踪迹。于是，张家姐弟心心念念的龙门巷到底在哪里，也有了多个版本。有说是前大街（今长江中路）街北龙门巷（又名龙眼巷，即市工商局老楼东到城改办楼），有说就是今天的舒城路，也有说是廻龙桥附近的金根巷，更有人认为是在老安徽日报社宿舍（安庆路）附近，等等。

相比于一条小巷，能找到规模更大的建筑显然要可靠得多，难度也会相应降低。寻找龙门

巷自然就想到老张公祠——即张树声公祠。上世纪90年代，熊态先生在《合肥老城志略》中曾这样描述：老张公祠遗址在今桐城路与益民街交会处东约五十米处益民街路北，为清末两广总督张树声祀祠，建有功绩，溢为靖达公，大门侧有李鸿章督造碑，院内有荷花池，殿前有螭驮碑，高约八尺，九曲水南沿有高大照壁墙，净高二丈余尺，于1945年拆毁。今安徽省新华书店后院西南角地方（靠近益民街）为其遗址。并且据此给出了龙门巷位置：“北首起安庆路南至民居中”，巷子南首至“县学（后来的省总工会址）北面礼门、义路二门”，以流传“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俗语得名。龙门巷西距六安路百米左右，东距芒人巷（今阜阳路南段）60米左右，1985年旧城改造消失。而据张家最后一位搬出龙门巷的张家十姐弟的堂兄弟张熙和先生回忆，龙门巷就在如今的淮河路安徽日报社宿舍附近。

探寻龙门巷时，发现在桐城路上的丁家巷口有着张家十姐弟的合影，似乎提醒人们这里就是昔日张家的龙门巷，这也不算离谱。龙门巷所在的大致范围是绝对的合肥城市中心，我们将如今的长江路、淮河路、六安路、桐城路等用一个圆包括进去，龙门巷应该就在这个圆之中。

相比于消失的龙门巷，苏州的九如巷则保存得完好。九如巷是苏州市姑苏区中东部历史街巷，全长161米，宽2.5米至5.7米，弹石与砖块混合路面。巷子取自《诗经》，“九如”表示福寿连绵，九如巷3号挂了近代教育家张翼胤故居的保护牌匾。

从龙门巷到九如巷，从合肥到苏州，变化的不仅仅是地点，这个从合肥出发的家族所演绎的故事，仍然那么鲜活、动人。街巷或许已隐入城市肌理，但那份浸润着书香的斯文还在汨汨流淌。



清晨早茶店，是城市烟火最先醒来的部分。民以食为天，想看一个地方的真实生活状态，可以看一个男人手捧一壶茉莉花茶，鼓动腮帮吃包子。松针铺垫的蒸笼里，青菜包、豆沙包、萝卜丝包、蟹黄包……包子形态生动，楚楚有致。水汽缭绕中，几人围坐，喝茶、聊天。

芸芸众生的生动，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极普通的一举手，一投足。

“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郑板桥的诗，描绘了三餐四季的日常，也藏着老百姓生活的本真。

除了包子、饭茶，乡村的烟火更生动。在村庄，一个人捧一碗饭，边吃边看眼前的油菜花、豌豆花、芝麻花……神态专注。捧碗看花，是一个人面对高天厚土，拨拉着碗中的饭粒。目光流转之处，看着房前屋后，入窗映门的各种庄稼花。此时，内心是轻盈的。那顿饭，吃得洒脱，吃得清香四溢。

尘烟里的生动，很美，也很有诗意——在皖南古村，我看见一个人身披蓑衣，牵着一头牛，从古桥走过。没有栏杆的古桥，垂挂着丝丝缕缕、长长短短的野藤蔓，似流苏。桥下的卵石滩上，几个人端着“长枪短炮”，对着古桥侧影一阵抓拍。在摄者的眼里，桥上走过的牵牛人与身后的山水，彼此映衬，互为风景。

我在山中，遇一老者，提半旧竹篮，坐在山道石阶上卖他亲手摘的野茶。老者不疾不徐，神情平淡，举止若茶。他竹篮里的茶香，应该有着最浓郁、纯正的大山味道。

还遇见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他主动笑问我从哪里来，告诉我他去走亲戚，正好有一段路与我同程。他客气地说：“我们这山里，没有什么好看的。”似乎是担心眼前的风景，辜负来人的一期期许与无限美意。

芸芸众生的面孔举止，及其烟火气，流露出一个个时期的社会精神走向与民间情绪。

细观那些保存至今的古画，除了房屋、店铺、桥梁、河流……最精彩生动的，是那些神态各异小人物的身影。

《姑苏繁华图》里藏着无数个小人物：胥门城墙下，卖菱角的老汉和挑担的货郎擦肩而过；万年桥边，新娘子凤冠霞帔，轿夫却偷偷着卖糖粥的担子；山塘街酒楼上，两名书生为一盘棋争得面红耳赤，窗外小贩正用竹竿给二楼客人递烧饼……

纸上领略过姑苏的古代繁华，我想去苏州城里闲逛，或许会遇见那让画里轿夫走神、眼色流连的糖粥摊，买上一碗，在路边找个人少的地方呼呼地喝起来。热爱美食的人，因为口中有眷顾，心里盛着喜欢，眉眼也跟着疏朗。

小人物的生动，是他吃饭、喝水、说话、

再难，也不能躺着

■ 郑显发（广东）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叫得人心烦。我高考落榜，把自己关在屋里，整天躺着看天花板。父亲推门进来，没说话，只把一杯凉茶放在床头。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他把我从床上喊起来：“走，跟我去锄地。”

晨光熹微中，父亲扛着锄头走在前面。到了地头，他指着那片庄稼地说：“你看这些草，三天不锄就能把苗吃了。”锄头在他手里像长了眼睛，专挑草根下手。汗水很快湿透了他的背心，在朝阳下闪着光。他右手虎口的老茧，厚得像层铠甲，那是四十年农活磨出来的。“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他头也不抬地说，“地里的活，躺不得。”

中午回家，他拿出工具箱修理那把旧锄头。锄柄已经磨得光滑发亮，他把松动地方重新加固，给铁头抹上油防锈。我问：“爸，这锄头用多少年了？”父亲摸摸锄柄：“你出生那年买的，比你大一岁。东西不在新旧，在会不会保养。”他边说边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连螺丝都拧得恰到好处。

傍晚，邻居张叔来串门，说起他家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家啃老。父亲悠悠地说：

芸芸众生的生动

■ 王太生（江苏）

劳作，以及日常行动举止。

我身边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在一座古城里。老夏年轻时烧锅炉，年岁渐长，添一喜好——藏书。他收藏的那些书，都是当地文人的作品。小城图书馆每次举办的新书分享会，都会见到他的身影。老夏有天打电话给我，说他年轻时在高邮生活过，朋友中有个人与汪曾祺还是亲戚：“你哪天去高邮，一定要去汪曾祺故居看看。”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这个喧嚣世界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平日里，衣衫朴素，身形闲散，在这尘世努力生活着，瞪大眼睛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诗意。

小人物的生动，在我心目中，应该是温和的。他懂得生活，感谢遇见，感激一年四季的蔬菜瓜果。因此，他们没有趾高气扬、傲慢不羁、孤僻冷漠……哪怕是身形潦草，始终是低调谦卑。有时，还有浓得化不开的热情。

他们是一个个月月风尘路上的歌吟者、炊烟袅袅的生活家，没有大气魄，却有着最朴素梦想、浓浓相宜的平凡人生。他们的生动神态，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生动的样子。

“树大分枝，人大分家。年轻人总要自己闯。”张叔叹气说现在年轻人流行“躺平”。父亲摇摇头：“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你看那竹子，头三年在地下扎根，不见长个儿，根扎深了，一年就蹿老高。人也要先苦后甜。”

想起了春天育苗。父亲把种子泡好，放在温热的炕头上，日夜守着。夜里我上厕所，看见他打着手电看温度计，生怕温度高了烧坏种子。“这是第一步，要是没走好，一年就白忙活了。”他说这话时，眼里的认真劲儿让我心头一颤。

那年秋天，我决定复读。临走前，父亲送我到村口：“路在人走，事在人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有的是坑。人这一辈子，该爬的坡一个都不能少。”他拍拍我的肩膀，那双手粗糙又有力。

如今我在城里工作，每当想偷懒时，就会想起父亲锄地时的背影，想起他修锄头时的专注，想起他守种子时的耐心。他用一生告诉我：生活就像种地，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人活着，就要像庄稼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再难的日子，只要不躺着，总能站起来。